H. H. MU CHINESE LIBRARY

徐文長評選方正學文集卷八

吳山俞允諧女欽閱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

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其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嘗斷然以爲

紫陽知己

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嘵嘵然黨所聞

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偏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畧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

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賾。陰陽鬼神之蘊奧。心之所得。寓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閒遠之趣。猶溢於月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
德政文章何為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
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
賺取於辨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
恐中主不能
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
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
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
為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
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為

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雖有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拔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

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絕頂之談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

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諭也。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書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囿人之

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斡元氣之勢實可與古昔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巧奪造物矣）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礱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

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鉅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

公名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輕重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脩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爲然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篡臣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

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葢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壠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旣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槃峯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凛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矣爲區區戕其所難而不礙[illegible]不

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階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乎正統之論也夫表槃峯之墓者黄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克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乎所感云槃峯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釋統三篇不及卓老藏書不載

題醫說後

管幹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幹之治易其淺深不可

知然斯言則晉之淸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爲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雜然陳吾前方爲所累之不限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爲蔣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蔣君論辨甚久蔣君未嘗以衒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

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爲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惴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强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於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徼聲譽惟恐弗

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湼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旣卽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者久之

題礲硿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

故因位而著勲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瀧岡子墓碣瀧岡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歳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瀧岡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胡仲帀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

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異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為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為最寡吳郡韓

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與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思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

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獘也乆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葢欲矯積獘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

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刲股吾甚惑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爲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爲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于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蓋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凝然不爲之變勉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

塵而人稱其節未嘗刲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脩於閨閫之內寧知節義之名爲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爲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爲美惜夫有司不言於（誰肯言可歎）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爲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

爲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閒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汜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耻而感慕也哉

題黄東谷詩後　大是痛快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僵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途謂

之身窮曰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厦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奏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為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瀾然而日星著愁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慊慊於區區

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爲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巳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黄君思銘過余候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後其形　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爲余誦之金鏘玉戞宫鳴徵和有瓌奇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爲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

世之所鮮哉

書夷山稾序後

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富貴而於道無所聞於業無可傳謂之窮可也非達也賤貧而沛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沒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非窮也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而士亦以祿位得失為心之欣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窮矣非人能窮之也彼有以取之也吾觀四明蔣先生羇寓數千里外在尺竹

伍符中而放筆爲詩組織物狀揣切人情敷揚事理浩乎其無涯燁乎其有輝味其言如素處顯位者未嘗有枯瘁寒澁之態是安可謂之窮士乎士苟有自達之具天且不能窮之而況於人也哉予自京師還過夷門與先生論詩因識所感使人知窮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贈樓君詩卷題辭 代太史公作

洪武辛亥之歲浦江樓君貞以文學用薦者赴京師有司擕官之君固以疾辭歸朝之名卿顯人與君交

者皆重惜其去相率爲歌詩以贊其行凡若干首君嘗徵予序予未暇也及予致政家居以爲言予撫卷而視討其時僅越七年而其人之存者聚散不常於是益知君之賢而歎斯文之不可復得也嗟夫予何敢序之哉予嘗靜觀之天地之始終如日之旦暮耳千載之間如一時耳人之生世不啻如呼吸頃耳其中離合憂喜何足較乎可以與天地並存而不朽者惟文辭而已若此卷者亦其一耳君試追思往日交遊之人聲音笑貌瞭然著於耳目間固如昨日事也

欲求而見之豈復可得乎不知與憂寐何異也而余與君復云云不置何也斯理也非達性命之故者不足以識之達性命則物齊矣君足踐利祿之塲不顧而辭歸其中心必有所得余非能知君獨視其詩而有所感故題之以辭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事才而有爲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爲難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爲言之意者爲難是以李長吉發憤欲酹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橫以見志

古人之重知己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發口而彼能的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世傳伯牙絕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喻知己之難遇耳廬陵鍾深省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輦轂下其間豈無出類軼羣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深省號爲知人將進而用於上爨下之木有剨然鳴者其尚知而取之也

題許士修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愈也是以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

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脩德脩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徒家南中孀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訣别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于一歲輙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爲予言里人王頣與其弟賺嘗師脩德之友許君士脩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頣賺爲購工刻於家以

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頊睐之於師蓋亦嘗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既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贊

蕭僕贊 有序

蕭僕者蕭頴士之僕也頴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頴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甚游泰亦不敢怨惟恐拂其意頴士笞罵弗為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俯身為僕者為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為作贊然非為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盂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

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恤日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隷而已耶 我以上人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蘓酹酒大江以滌其汚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敓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存世間 有江濤怒捲之勢

畫梅贊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甍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窗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而閲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處士且贊之曰玉質氷姿不汙纖塵破顔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公像

馬圖贊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闕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靮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不若羣遊自肆之爲樂況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頽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爲作賛云騏驎騊駼貴不可羈强加銜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追雲躡風羣飲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

視之振鬣奔馳況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雨水九土 英雄語

爲好義作脩德樛木贊

王子善書得篆之髓流爲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玉潤衆葉雲委鄭君得之贊者方子

祭文 哀辭

祭太史公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illegible]道可以闡

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寰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見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怏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踔越前古拔棄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惟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嵋蓋將弔重華於九嶷晤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

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

與水濆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巍注滄海以為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昔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得其所得以與有益於黎元酧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鷄雀嘲之蛟龍天遊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戲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譏遇斥羣兒樂禍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耆龜人之典刑

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
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瞋目江涎
麟踣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惟以異於常衆人不知
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濬哲興懷光正追悼黃髮
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卹煢獨惟君知臣
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
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叅承教育不鄙其愚
千載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
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福壽城矗天

羣仙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祭太史公遷塋文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與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涘。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爲掩涕而徘徊。意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頹。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瀾怒濤。擊撞皷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爲之追念子孫篤

守其遺緒而賢王爲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尚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旣屈之餘也尚若此而况千載之後公論旣定其卓絶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爲位一奠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仲申先生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
少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
賢者奚爲爲天所惡謂爲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
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斬宜與禍并
汲水於隣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挺劒相顧造化之機
變怪詭奇恒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
陵轢鬼神譏切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揣摩刻造化者
寧不譴呵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
富貴一時電滅漚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

多寡可量肯舍八珎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
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祿不逮嗣人以為報
道不在此其中所畜月朗日温著為文章追配古人
風雲之變江海之深玄酒大羹粹璧精金惟所欲言
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視宇宙奚古奚今
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
為天下惜斯道不振文獘質凋環目顧之一何寥寥
茲已可憾聞者嘆咨况在不肖當辱見知違淵幾何
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

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巳死而生。愈遠彌燿。叙奠矢辭
知巳是報。

祭許士脩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
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覼之
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詩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
洞視、弦發氣透、洩其珍奇、以謳以嬉、濯人肺腸、俾蛻
汚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
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輙驚、當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

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怍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淸使子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污濁不發其光卒歛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爲可厭斆淸都玉房拓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憊形俾子來歸翺翔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子壽孰謂子夭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予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

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色顏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寔無能子望我厚謂將附子以托不朽子今死矣予復何爲天苟相予不負予知子喪在堂予處堊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吊子張敢取斯義奠子一觴予不嘗飲觴豈予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

而生與死何異孰謂不亡死而無愧惟子仲圻俯仰不慙求之當今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蠻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夭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臨死寧予族夷衮衣大圭爲百世帥田恒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搆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

紛紛。毒機既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育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為虺蜮。子之端直。當為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决。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胸脊欲裂。乖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歿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為何人。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戚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

所立斯言可徵于大夫人墓于蘿山吾欲祔之侯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居于故所家親友祖奠告以吾言匪特予知天實與聞

生死友情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巳隨乎物化棺槨倏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喧噪乎棲鴉蓋生世之不足恃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

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達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歎而深嗟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耶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皙窕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燁若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嘆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衰麻哭踊招徠魂爽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

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邛巴、及今又將十年矣、　新天子即位、召爲博士、遂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閈、以婆娑、何期一疾、僅融數日、重入子室、男哭祖而女號髽、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茀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亟十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

則謂之何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與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翅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鼎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

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修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秔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縫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吳氏二賢母哀辭

有興吳君荃毋林年二十二夫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慕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見兮上續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

生彌月兮舅亦云亾。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空幃兮夜凄凄。凉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纑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余茸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煢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襁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

神兮願爲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婭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雲兮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亾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爲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忽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亾夙出兮暮歸不瞑兮達旦勿謂毋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賤兮母言

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饑。感昔兮念令。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不爾兮死無。衰孱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

有煒下燭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艷婦夫屍在牀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顔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毋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毋兮吳祀是存

傾人宗祀覆人國家者視此何如